國朝寶鑑卷之六

世宗朝二

【乙巳】七年傳旨刑曹曰獄者所以懲有罪本非致人於死司獄官怠於審察獄囚於祁寒盛暑或罹疾病或因凍餓間有非命致死者中外官吏體予至意淨掃囹圄療治疾病無家人護養者官給衣糧如有懈緩不奉行者嚴加糾理○上幸西郊觀稼按轡徐行觀兩麥茂盛欣然有喜色登孝寧大君別墅新亭適時雨霈然須臾四野饒洽 上喜甚乃名其

亭曰喜雨○集賢殿上書言守令六期之不便 上不允初久任之議起於河崙然未得建議施行常自言大明專以久任官職維持天下領議政府事柳廷顯禮曹判書許稠亦嘗勸 太宗立中外久任之法 太宗亦嘉納其言而未即從之及 上即位廷顯稠每勸 上行之至是稠爲吏曹判書 上遂决意立法而中外喧然皆以爲不便或言不可變 祖宗成法或言有害於民或言官制紊舛或言養親久闕或言子女婚嫁失時 上

皆不聽是時中外晏然百姓安業立法精密
官吏奉法益謹　上窮討六籍傳觀書史思
極深長羣議洶洶時適大旱異論蜂起而堅
守不易○教曰刑以輔治律以斷刑古今之
常典也雖然律文所載有限而人之所犯無
窮所以刑書有律無正條引律比附之文夫
刑固聖賢之所慎而上下比附毫釐之際尤
所當恤令之法吏於比附之際率從重典乎
甚懸焉罪之疑於輕疑於重情理相等者則
當從輕典若其情理近於重者務合於法書

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予所服膺又曰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攸司其念之○時以旱災停諸道進膳大臣請令依舊供進 上曰旱乾水溢農事不稔天旣譴我以灾變豈可煩民進膳○上曰冬寒而多雪是明年豊稔之兆宋人祈雪以此也柳廷顯曰凡政治順其常而已人事順則天道亦順旣盡惠迪之道不幸而有灾變恐懼修省悔過自新庶可回天若平日不能盡事天之道而遽欲祈免不可得矣 上嘉納之○憲府劾過期不

葬其妻者 上謂左右曰尊卑貴賤葬期各
有定制世人惑於陰陽拘忌禍福之說久不
克葬曾命集葬日通要頒諸中外雜凡妖書
悉命火之其有潛匿妖書者按律科斷○上
命左弼善鄭麟趾右文學崔萬理更番入侍
世子講論或陳古今嘉言善政或說民間之
事至夕乃罷日以爲常嘗名書筵官曰世子
常在宮中不曾出外恐違節宣近日命隨朝
衙予時幸郊外亦不與偕行恐其爲戲玩所
移也○上嘗問於尹淮曰吾欲使儒士分受

諸史而讀之准對以經學為本不可專治史
學 上曰吾於經筵問以左傳史記漢書所
記古事或不能對博觀古事以備顧問不亦
可乎遂命鄭麟趾等分讀諸史○上謂政府
六曹曰今年夏罹旱暵冬値愆陽十二月乃
藏氷之節氣暖如春又昨日大霧靜思厥愆
實由寡人顧聞讜言以答天譴歷觀往昔雖
當太平之時大臣尚有挽裾切諫者且其所
言有竦動人心者以今觀之雖曰小康其不
及古必矣未見有敢言面爭者又其所言不

甚切直何今人之不如古也左議政李原對曰容有不知而不言者豈敢知而不言 上曰予之所謂不如古者非謂是也其論議之際一人是之則皆曰是一人非之則皆曰非無有一人排衆論而難之者此予所謂今不如古也又曰漢之宣帝世稱綜核名實內則吏稱其職民安其業外則匈奴款塞稱藩請命下吏然後之議者以爲基禍之主也宋王安石爲相自以爲輔國安民神宗亦勵精圖治而不免後世之譏可不懼乎世雖平康特

太平乃所以致衰亂之漸也韓尚德曰殿
下今日之言實宗社生民之福也許稠曰天
之譴告實由人爲近來天氣不調臣恐禍亂
之作已兆願殿下惟日戰兢
丙午八年 上軫念火災未息盜賊未弭憂形
於色知司諫高若海曰火災之來由民心之
不正也民心不正由大臣之不正也今上有
聖明而大臣未能調燮致災如此古人云大
人只是正一箇心耳大人之心正則民心和
而天氣順天氣順則安有災變 上曰爾言

善矣陰陽不調是乃予不德所致也予雖否
德大臣協贊交修不逮則庶可以答天變矣
○黃海道觀察使李明德獻甘露 上謂代
言許誠曰凡祥瑞之應或當應而應之或不
當應而應之其應無常觀歷代昏亂之世或
有甘露降靈芝出者此不當應而應之者也
今天灾荐臻雨澤不降此非當應之時也而
甘露降焉若非當應而應之則古人有以變
論之者可不懼乎○命上林園花卉鵓鴿悉
散給民間 上凡於珍玩之物無所好○咸

吉道都節制使河敬復鎮撫邊境野人畏威不敢近　上聞而重之使久其任厚慰其母遣護軍洪師錫致書褒之曰甚苦暴露卿有老母邈居晉陽歲在壬寅卿以邊警之急不遑覲省受命即行旣赴鎮仁以撫卒威以禦敵姦宼載戢邊民以寧予之倚卿隱若長城然倚閭之望陟岵之思已五年矣予何須刻而忘于懷耶玆欲遣將代卿謀諸廷臣實難其人古人有言曰戰陣無勇非孝也則卿之盡心塞上豈非孝之大者乎且予體卿之意

特加存恤卿毋卿宜自寬為予效忠令遣洪
師錫賜卿宴仍賜衣冠馬匹至可領也夏暑
強食自愛○義禁府啓宮人盜御庫財律當
斬上從之知司諫高若海曰臣以為殺人
不可輕古之聖人雖左右諸大夫國人皆曰
可殺必審其可殺而後殺之且凡死囚法必
三覆今宮人盜財帛下義禁府斬之不使覆
奏後世中主以一時私怒藉此為口實便下
詔獄輕行誅戮非所以示法也 上嘉納之
命立義禁府三覆之法○上講大學衍義至

雲漢章喟然嘆曰吾經旱灾未有如今年之甚幸賴宗社之佑民免飢饉雲漢之辭正予憂旱之意也○時修勤政殿參賛許稠啓曰初構之時凡殿宇丹雘 太祖務從儉約願殿下勿令侈美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上曰丹雘用金字亦以為太侈即命董役官勿用○上曰向者大臣請復立號牌之法太宗亦已行之以民不願而罷之今若復行恐民之怨咨也卞季良曰為一邑之主則當知一邑之戶口為一國之主則當知一國之

戶口為天下之主則當知天下之戶口大抵民之頑惡不可苟從今民憚號牌者欲脫漏戶籍規避賦役耳號牌之法宜當舉行 上然之

丁未九年 上渡江幸衿川觀鷹回至江上風雪暴作波濤洶湧舟楫不通命取衿川縣米豆給扈從軍士至夜半風猶未止比曉乃渡左議政李稷謂于道 上曰 太宗觀鷹不越江其慮深矣予則過聽人言涉江而行風雪之變是天譴我也憲府以百官不及奉問

起居請勑禮官 上曰今日之事予之過也
勿論自是不復幸江外○冬十一月大雷電
以雨 上曰今雷電失時天之譴責深矣許
稠曰冬月雷電古亦有之然未有如今日之
甚也 殿下軫慮太甚臣反恐憂勞成疾○
御經筵講通鑑至唐環卒其子丁憂帝命近
臣往其第傳起復之命近臣還奏曰某哀毁
罔極臣不敢傳命也參贊官許誠曰近者起
復之命非一臣恐此命屢降則朝士之短喪
者多而下之視効者亦從風而靡矣 上曰

令後自非大臣能爲有無者勿令起復○户曹請以司宰監陳魚腊給民收價　上曰是與民爭利也命給成均館五部學生

戊申十年講通鑑至李直臣坐贓當死宦官受其賂爲之請原御史中丞牛僧孺固請誅之　上曰古之帝王非不知宦官用事之害何深信不悟乎豈以其無後嗣無遠計歟檢討官偰循曰漢唐之際宦官至有廢置人主者豈無遠計乎積陰陽之惡氣內外不中不可與議國家之事　上曰宦官但可任給使耳○

上覽性理大全謂集賢殿應教金墩曰予試讀之義理精微未易究觀爾可刻意觀之以待顧問○有人擊光化門鐘訴冤問其故荅曰掌申聞鼓者禁之故擊鐘　上曰設申聞鼓欲達下情也若所申不實則罪在其人豈關司鼓之吏如此負屈不伸者必多乃命罷掌鼓者職○上曰予聞郡縣催徵義倉糴穀民甚苦之今歲僅免飢饉予欲停斂以寬民食贊成權軫等對曰往歲蠲舊貸之粟今又停斂則雖富者必不納矣　上曰設義倉以

爲民也雨暘不時民皆艱食若强歛所貸則
貧民盡輸於官其艱食無異於凶年其諭守
令視民貧富收歛若以一年之稔盡收前日
之貸則鰥寡孤獨必至困窮予所不忍也○
上聞晋州民弑父瞿然曰此予否德所致也
向者許稠每以嚴上下之分勸我我聞而嘉
之今果然矣遂召羣臣議所以敦孝悌厚風
俗之方卞季良請廣布孝行録等書使閭巷
小民尋常讀之使之駸駸然入於孝悌禮義
之俗乃命偰循改撰孝行録以進○白雉見

禮曹啓曰傳云人君敬宗廟則白烏至今白
雉呈瑞臣等請賀 上謙讓不允
己酉
十一年教曰人子之於父母生則盡其孝
沒則致其哀天性之自然也高麗之季無知
之民類生邪心父母沒即毁其家或棄死氣
猶未絶出置外舍雖有復生之理終不免焉
及葬多會香徒置酒張樂無異平日今遺俗
未殄予甚軫慮嗚呼人固各有秉彝之天誰
不愛其父母但狃於習俗不之思耳自今攸
司明示教條俾知舊習之污咸得自新以成

仁孝之風○上講左傳至管仲言於齊侯曰招携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歎曰孔子嘗稱晋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然予考二君之迹桓公一匡九合爲諸侯伯者獨一管仲之賢輔之文公之臣無如管仲者而爲天下伯久於桓公設使得如管仲者任之則其功烈豈止桓公哉又至作而不記非盛德也上曰史官當盡記一時行事之迹以示後世爲人上者豈可使史官善則記之不善則不記乎爲此言者殆失之○

上以五方風土不同樹藝各有其宜不可盡同古書乃命諸道觀察使逮訪老農已驗之術以聞命捴制鄭招就加詮次書成名曰農事直說頒于中外○初建宗學選有文行者爲博士以教宗親自是宗室咸遵禮則○上講詩至靈臺篇曰靈臺之作雖爲望氣祲察灾祥然畜養禽鳥有似遊觀之具文武盛時宜無此事而有之是未可知也降及于漢苑囿是崇至有作鬪獸戲者末流之弊至於如此

庚戌十二年上曰人君代天理物當順天道故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古人亦曰季秋後請死罪今於秋分前奏覆待時乃刑者誠恐留滯犴獄也然初覆既奏便是獄成有違古法自今凡干死罪待秋乃啓○上謂知中事許誠曰高麗之君有功德於民者則已令奉祀陵墓之在舊都者頹圮不修誠所不忍宜令所在禁其樵采時加修護○上謂左右曰古之帝王安不忘危理不忘亂我國賴天地 祖宗之佑邊圉無警民不知兵大抵人

情習於安娛則漸以陵夷卒然有變莫知所
爲紀律不可不嚴近以盛農嚴寒或停軍士
番上自今可令軍士不計時候番上○御經
筵論古之節義之士因曰高麗巨家大室皆
臣事我家吉再以寒士抗節不仕是人之所
難也予既贈諫大夫又爵其子所以褒其節
義也○咸吉道都節制使河敬復欲進馴鹿
上聞之曰珍禽奇獸古人所戒其令勿進○
教曰人五臟之系皆近於背故已著鞭背之
禁然官吏拷掠之際率多鞭背頗傷人命自

令京外官吏毋得笞人背違者抵罪○敎曰
囹圄之繫捶楚之嚴人所共苦其中老幼尤
可矜恤自今十五歲以下七十歲以上者除
殺人強盜外不許禁身八十以上十歲以下
雖犯死罪亦勿禁身拷訊據衆證定罪

辛亥十三年 上曰 太宗實錄垂成予欲觀
之右議政孟思誠曰實錄所載皆當時之事
以示後世皆實事也 殿下見之亦不得爲
太宗更改今一見之後世人主効之史官疑
懼必失其職何以傳信將來 上從之○上

嘗患渴疾代言等啓醫云宜先食治白雄雞
黃雌雉羊肉皆能止渴請令有司逐日供進
上曰吾寧為自奉以戕物命況羊非本國之
所産乎代言等曰官羊滋蕃請姑試之 上
竟不許○上謂金宗瑞曰卿嘗為言官數言
讓寧事不置是不度予本心也讓寧之失不
過冒亂女色狎昵羣小所行狂悖不遵教誨
太宗以大義廢之諉以天倫言之位固讓寧
之有今予代之享有一國之奉況匹夫之於
兄弟猶隱惡揚善使立於無過之地不幸罹

於罪辜則或納賄或乞哀使之得免者人之至情予為一國之主反不如匹夫而不能庇一兄乎卿知此意以諭諸人予將召置京第常常見之以盡友于之道◯教曰刑者輔治之具雖古之盛時固不得而廢也舜為天子惟刑之恤皐陶為士明五刑以弼五教克底雍熙之治吁盛矣哉降至于秦始皇尚殘暴而趙高之徒務刻酷無仁恩二世而亡可不戒歟蓋獄者人之死生係焉苟不真得其情而求諸捶楚之下使有罪者幸而免無罪者

陷于辜則刑罰不中含冤負屈終莫得伸是以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灾此古今之通患也予觀中外折獄之官最初鞫問文案苟成後之覆案者率皆因循文致其辭未有參驗詳究以求事情者也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苟或一失悔將何及此予之夙夜矜恤未嘗頃刻而忘于懷者也繼自今爲吾執法者精白虛心無拘於一已之見無主於先入之辭毋雷同以效轍毋苟且以因循勿喜因人之易服勿要獄辭之速成多方以詰

之反復以求之使死者不含寃生者無抱恨蓄情胥悅致囹圄之一空協氣旁流臻雨暘之時若○司諫院論領議政黃喜請田于交河守以為農莊不宜在百僚之上 上不允謂安崇善曰喜圖政大臣且 太宗所信任予豈忍輕絶 太宗嘗謂予曰讓寧之為世子具宗秀之徒依阿多行不義使讓寧失道問於喜曰處之何如喜曰世子年少所失不過鷹犬當時謂喜為中立觀變以今思之喜實無罪 太宗又引史丹事解之因泣下言

猶在耳予何從新進諫臣言絕之耶
癸丑十五年朝祭始用雅樂初高麗睿宗時宋
徽宗賜祭樂鍾磬各一架琴瑟笙竽簫管等
器各二部紅賊之亂散失殆盡有老伶人將
鍾磬二器投池中得存 太祖高皇帝太宗
文皇帝皆賜樂器然聲不中律祭樂八音未
備當祭磬用瓦磬鍾亦雜懸不具其數乙巳
秋秬黍生於海州丙午春磬石産於南陽
上慨然有革古更新之志乃命朴堧造編磬
堧取海州秬黍積其分寸依古說制黃鍾一

管吹之其聲差高於中國黃鍾之音因考前賢之議曰地有肥磽黍有大小聲音高下代各不同陳暘亦云不如多截竹候氣之為正然我國地偏東極與中土風氣頓殊難以候氣乃用海州秬黍粒形以蠟鎔成差大積分成管以一粒為一分累十粒為寸法以九寸為黃鍾之長三分損益以成十二律逾月製新磬二架以進曰今造磬形様一依中國聲音則中國之磬蕤賓其聲反高於林鍾夷則同於南呂應鍾下於無射當高者反下當下

者反高恐非一代制作之器若依此而製決
無諧協之理故謹依中國黃鍾之聲以制黃
鍾之管因而損益以成十二律管吹之以協
律以此而定 上命取新磬二架大明所賜
磬一架簫管方響等器以新製律管協之
上曰中國之磬果不諧協今新磬得正聲音
清義制律較音出於意表予甚喜焉但夷則
一枚其聲不諧何也堧即審視曰限墨尚在
未盡磨也即磨之墨盡而聲乃諧磬成之後
命堧專掌之朝祭之樂始備矣○奉安 太

祖太宗位版于文昭殿親祀教曰報本反始
禮經之常事亡如存孝誠之至故歷代帝王
既立宗廟禮尙太古所以神之也又設原廟
事以平生所以親之也予承 祖宗之貽憲
襲無疆之鴻休繼述惟勤追慕罔極每於四
時之享饗薦之禮務極精嚴以展孝思顧念
原廟之設歷代不同宋朝合諸觀神御安於
景靈宮乃得情禮之中令我 太祖太宗原
廟各異非惟不合古制慮後世子孫各立其
廟百世之後神宇不勝其繁可繼可述不亦

難乎肆命禮官參酌古今宮城之内改建寢殿仍號文昭後代奉祀無過五室凡其 神御之物禮樂之具一切更新創立一代之規定為萬世之典屬大禮之既成宜百姓之均慶○婆豬江野人李滿住等犯邊掠殺軍民 上遣崔潤德率諸將往征潤德討平之 上捷書羣臣庭賀 上下教曰自我 太祖應運開國內修外攘于時野人畏威懷德 太宗威德廣被島夷山戎罔不率俾予以否德仰承 祖宗謨訓畜待野人優加矜恤近有李

滿住等寇我江界閭延殺害軍民劫掠畜產其背施稔惡罪不容誅命將討罪分道並進擣賊窟穴悉皆平之予惟戎兵雖救亂討暴之器春夏非勞民動衆之時然一動久安予非得已布告臣庶悉知予意○教曰蓋聞酒醴之設非以崇飲所以奉神明享賓客養高年者也是以因祭而飲以獻酬爲節因射而飲以揖讓爲禮鄉飲之禮所以教親睦也養老之禮所以尚齒德也然猶曰賓主百拜而酒三行又曰終日飲酒而不得醉則先王所

以制酒禮而備酒禍者至矣盡矣降及後世
俗習不古唯荒腆是務故禁酒之法雖嚴而
終不能救其禍可勝嘆哉夫酒之為禍甚大
豈特糜穀費財而已哉内亂心志外喪威儀
或廢父母之養或亂男女之别大則喪國敗
家小則伐性喪生其所以瀆亂綱常敗毁風
俗者難以枚舉姑指其一二可法可戒者言
之商辛周厲以此而亡其國東晉之俗以此
而亡人之國鄭大夫伯有窟室夜飲卒為子
晳所焚前漢校尉陳遵毎大飲賓輒關門投

轄使于匈奴醉而遇害後漢司隸校尉丁冲
數過諸將飲酒爛腸而死晉尚書右僕射周
顗能飲酒一石偶有舊對来欣然共飲大醉
及醒使視客已腐脇而死此誠可戒者也周
武王作酒誥之書以訓商民衛武公作賓筵
之詩以自警責晉元帝頗以酒廢事王導深
以爲言帝命引觴覆之遂絶元太宗日與大
臣酣飲耶律楚材乃持酒槽金口進曰此鐵
爲酒所蝕尚致如此况人之五臟有不損耶
帝悟乃勅左右日進酒三鍾而止晉陶侃每

飲酒有定限或勸少進俛悽愴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度衮父在常戒衮以酒後每醉輒自責曰予廢先人之訓何以訓人乃於墓前自杖二十此誠可法者也且以我國之事言之昔新羅之敗於鮑石亭百濟之滅於落花巖靡不由此而高麗之季上下相師沈湎自恣竟底於亡此亦殷鑑之不遠也可不戒哉惟我　太祖肇造丕基
太宗繼述修明政教垂憲萬世羣飲之禁著在令甲以革舊染之俗以致維新之化予以

否德叨承丕緒夙夜祗懼以圖治安鑑往昔之覆轍遵 祖宗之成憲示之以禮糾之以法予之用心非不至也而惟爾臣民以酒失德者比比有之是前朝衰靡之風猶未殄絶予甚憫焉嗚呼酒之釀禍若是之慘而尚不覺悟亦何心哉縱不能以國家為念獨不顧一身之性命乎朝臣有識者尚且如此閭巷小民何所不至獄訟之興多出於此始之不謹則末流之弊誠可畏也此予之所以考古證今反覆告戒者也咨爾中外大小臣民其

體予至懷視前人之得失爲今日之勸戒毋
好飮以廢事毋過飮以成疾各敬爾儀式遵
無彝之訓剛制于酒庶臻於變之風○台黄
喜孟思誠權軫議移寧北慶源兩鎭敎兵曹
曰自古帝王莫不重興王之地以爲根本我
國北界豆滿江天造地設 太祖始置慶源
府于孔州 太宗移府治于蘇多老皆所以
重肇基之地也歲庚寅寇盜草竊守臣失禦
退寓富居 太宗嘗有命若胡人来居便行
斥逐勿使爲賊窟穴今夫蘇多老孔州鞠爲

夜草胡騎踐蹂悉爲遊獵之場每念至此痛
切于懷且斡木河直豆滿江之南土地沃饒
宜於耕牧正當要衝合設巨鎭以壯北門
太祖之世猛哥帖木兒効順来歸請爲藩籬
太祖許之玆者自底滅亡藩籬一空機不可
失伊欲紹述先志復還慶源府于蘇多老移
寧北鎭于斡木河募民以實之謹守 祖宗
天險之封疆少寛邊民遞戍之勞苦非好大
喜功開斥境土之比也
甲寅 十六年教曰婚禮三綱之本正始之道故

聖人重大婚之禮制為親迎之儀而本國風俗男歸女第其來已久不可猝變自今王子王女婚姻一從古制以為民先○教曰降衷秉彝生民之所同厚倫成俗有國之先務世道既降淳風不古天經人紀浸以失真臣不能盡臣道子不能共子職婦不能全婦德者間或有之良可嘆已思昔聖帝明王躬行身教表唱導率使比屋可封顧予涼德雖不能企其萬一而竊有志焉惟是敦典敷教之道夙夜盡心載念愚民懵於趨向無所則効曼

命儒臣編輯古今忠臣孝子烈女之卓然可法者隨事紀載幷著詩賛尙慮愚夫愚婦未易通曉附以圖形名曰三綱行實廣布中外第以民庶不識文字書雖頒降人不訓示則又安能知其意而興起乎予觀周禮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能讀之令可倣此中外攸司得民之有學識者咸使訓誨 ○上曰當予生日宗戚勳舊設齋祈壽是雖臣子至情揆之於禮則未可其除之

乙卯 十七年 上命尹淮權蹈偰循聚文臣四

十餘人于集賢殿撰資治通鑑訓義 上親
加讎正或至夜分謂淮曰近日看得此書頗
覺讀書有益聰明日增眠睡頓減也書成賜
名曰思政殿訓義○教曰敬老之禮尚矣古
之帝王或親臨宴衎或復子若孫皆所以示
尊敬之義也今予在位凡尊高尚齒之禮悉
遵古制獨賜爵之典未擧予心慊焉昔唐玄
宗於高年男女板授封爵今可授年九十以
上者爵命以示老老之仁

國朝寶鑑卷之七

世宗朝三

丙辰十八年敎曰唐虞之際百揆統九官十二牧成周之時冢宰統六卿六十屬或以陳平不知錢穀之數爲得大臣之體然漢相之失權自陳平始我朝議政府揔一國之政後以大臣不宜親細事令六曹得自奏事自是事無大小皆歸六曹政府不與焉有違古者任相之義今依　太祖成憲六曹各以庶務先報議政府政府商度以啓唯吏兵曹除授兵

曹用軍等事刑曹死囚外刑獄令該曹啓聞施行政府從而審駁之○璽書諭會寧節制使李澄玉曰自古將帥非徒威武之為尚必修文德以為本非文無以附衆非武無以威敵吳起智通萬務勇冠三軍為魏守西河秦兵不敢東向與諸侯戰勝六十四闢土四面拓地千里可謂才士矣然專尚威武寡恩鮮仁所至怨謗隨之事魯事衛皆不克終鄧訓為護羌校尉務以恩信懷遠人湟中諸胡莫不感悅而種落款附邊境安寧及卒吏士羌

胡莫不彌咷至於家家立祠班超在西域三十一年招來降附五千餘户東漢邊將無出其右及代而歸告任尚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故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不得下情宜寬小過揔大綱而已尚以爲超無奇策所言平平其後尚果敗如超所戒大抵人之性資緩急度量大小難於必同寬裕有容者常得衆心威武嚴察者常犯衆怨得衆心者常保於安全犯衆怨者常及於禍敗此理之常也卿

之威武雖古人無以過之威振北鄙虜皆讋服予甚嘉之然御衆在乎恩威之不偏恩威不偏則人知所愛既知所愛又知所畏如是則可以立功晉之羊祜是已卿鑑古將之得失體寡人之至懷不惟威武之專尚必加仁愛以服人永作北鄙之良將以副予心

丁巳十九年 上曰予以否德嗣承丕緒不能善治災異荐至下民阻飢而予之子孫衆多徒費天祿予實慚焉其減親子孫科田用荅天譴○京畿觀察使金孟誠進麥穗四岐奉

箋陳賀 上不受曰如此誇大之事予甚愧焉仍遍諭諸道勿賀○璽書密諭咸吉道都節制使金宗瑞曰初富居慶源之民告于朝曰古慶源之地宜牧宜農且有江易守請還居之又有言者曰古之爲國者務廣其地公嶮鎭以南不可棄也癸丑之冬適有兀狄哈破殺管禿父子而斡木河無酋長矣時議者之言曰疆域不可棄也機會不可失也宜沿江設鎭高其郛郭多其軍民以耕以守𨳝大明或別有處置則後悔無及前者孔州之城

高不過身長民居不過四百戶猶能守數十年今日之計必無所慮但後世綱紀緩弛邊將非其人是可慮也雖然治亂相為消長無百世之運理之常也至于季世破敗之事豈惟邊境而已哉亦不足論也議者曰龍城要害之地也以為關塞則我可以高枕而臥則又不然龍城以為塞則野人之居亦以龍城為限吉州以為塞則野人之居亦以吉州為限無有窮極也況龍城之南入寇之路非一二予之取舍本末如此卿所知悉也不意初

年大雪次年大疫人口頭畜多物故矣去年
賊變被虜被殺亦不少矣雖然予意猶以為
成大事者不計小害然今之備賊非昔日之
比也賊不來則已來則必千萬為羣恣行無
忌若欲但守城堡勿與之校則後日之禍無
窮矣雖然近來告賊變者紛紜無歲無之聽
之者以為虛言則固不可也以為實言而不
論四時發兵南道不減千數不及十年財力
竭矣民生困矣怨懟逃散必然之理也咸吉
一道地窄民少賦役素輕及予之身利益之

政無間焉煩擾之事日以多矣予甚愧之予甚懼之元魏孝文雖曰夷狄其仁孝慈祥才備文武德洽化內誠難得之賢主也其言曰先祖專事用武不暇教化教化之責在於朕身故禁胡語胡服遷都洛陽欲其漸革舊俗比擬於成康也前史美之然太子勳臣皆以之不終臣民不安厥居自此以後日以衰微帝每言曰朕於洛陽不成矣帝崩之後終於不振而已蓋其意必以已之為為盡善也其效乃如此予每念及此良增兢懼予深居九

重北門之事遥度而已未詳其實也卿於此
事慮之熟矣卿其商度利害宗瑞密爲書以
啓曰臣竊聞威德廣被日闢國百里者不爲
不多而莫盛於周文窮兵黷武拓地千里者
亦不爲不多而莫甚於漢武又有暗弱衰薾
日蹙其地者固不足道也然以德闢國者易
得難失以力拓地者難得易失事同而道不
同也高麗始祖力能統合三韓威不及於朔
方只以鐵嶺爲界其在睿宗謀臣騁智誘翦
戎醜遂置九城然旋得旋失　太祖天縱聖

武起於朔方奄有大東南盡于海西北抵于
鴨綠東北至于豆滿爰置孔鏡吉端青洪咸
七州誠東方闢國以後未有之盛業也　太
宗繼世道治政治漸磨既久夷化爲民俗革
於善維持鞏固莫敢誰何第因昇平日久守
臣失禦鏡城以北陷爲賊藪　太宗軫念姑
置慶源於富居微示復舊之意其攘斥夷狄
恢復土疆是在　聖上繼述耳曩者在朝羣
臣獻議曰還慶源於龍城則北方措置得宜
而民弊盡去矣　聖上以爲　祖宗所守雖

尺地寸土不可棄也固執以為不可不從羣議厥後其議復起喧囂不已乃令徵臣往議大臣加置寧北鎮于石幕以定界域臣今在北方無處不見無言不聞富居石幕皆非限域之處龍城亦非關塞之地議者曰龍城如秦之函谷阨險無比若守於此則胡人不敢向我而售姦我民可以安枕而肆志矣是大不然無水可阻何以設險無山可據何以為固真所謂四散四戰之地也若以四邑要衝宜作大鎮以為主將之所以為四邑之援則

然矣倘如議者之言以龍城爲界猶未免侵
憑之患則後之議者必以磨天嶺爲界而又
未免則乃以鐵嶺爲界而後已前朝之事可
鑑矣臣又聞歷代帝王莫不重肇基之地漢
之於豐沛唐之於晉陽蓋可見矣棄 先祖
之地而不守忘肇基之地而不復則謂之肯
構肯穫而謂其有後乎善繼善述而承其前
烈乎抑以龍城爲界者有一不義二不利棄
先祖之地一不義也無山川之險一不利也
無守禦之便二不利也以豆滿爲限者有一

大義二大利復興王之地一大義也據長江之險一大利也有守禦之便二大利也然則欲以龍城爲界者偶未之思耳天相有道孽胡自竄 聖上乘機不勞一兵不傷一民克復舊疆爰置四邑可謂善繼善述而增光于前烈矣臣又聞成大事者不顧小弊建大業者不計小害事巨則弊必生業廣則害相隨非獨今時自古爲然今四邑之設非爲好大復 先祖之地則事莫大於此矣繼 先王之業則義莫重於此矣何慮乎小弊何患乎

小害况初年之雪雖云大矣而頭畜不甚斃
損次年之疫雖曰大矣而人民不甚死亡若
如議者之說則農牛戰馬從何而出軍卒之
多餘丁之衆尚不減於舊額又何歟其說之
過情不待明者而可知也且以去年之事言
之其禍雖曰重矣比之興富之身戮承祐之
覆軍龍城之大敗固有間矣九年之水七年
之旱無損於堯湯之盛德五十萬之凶奴四
十萬之突厥何害於漢唐之大功况災不過
於一年賊不滿於數千則何憂何懼臣又聞

古之豪傑築萬里之長城以防胡修千里之長堤以防河且其役民至於十年之久此則過矣然後世有蒙其利我國北連韃靼屢被侵陵自前朝至于今其禍不泯城郭之修甲兵之鍊當百倍於他道可矣雖令年築一城明年又築一城無歲不築何害於義哉往者以富居為界而尚無數尺之城塞邑如是況其龍城以南之州郡乎以今思之籌邊之策甚失而華人之笑宜矣 聖上軫念謀臣獻議庶民子來既築會寧又築慶源役不踰時

功乃告訖況甲山慶興自能修築皆有堅城北方之憂十已去其七八矣臣又聞殷伐鬼方至于三年周之戍役者乃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又曰曷月予還歸哉若是則殷周之民尚不免戍役之久也自此以降夷狄益張征戍益苦觀其歸來頭白還戍邊之詩則可知矣非獨中國前朝亦然初以鐵嶺爲關後以雙城爲界出諸下道之軍遣戍於此戍卒到老尚未歸家至於父子不相識其道途之遠戍役之久又可知矣以今日之事言之胥

壞不佯矣臣又聞遷邑大事也起怨咨傷和氣古人之所深慮況遷吾靜居之民移彼豺狼之域乎其不怨惡者幾希矣第緣 聖策神妙不鞭一吏不刑一民數萬之衆纔閱月而畢集於新地大事易就新邑永建其與旋得旋失者不可同日語矣不意浮薄之徒假托初年之大雪次年之大疫胥動浮言扇惑人心安者欲動止者欲行幾乎沮大事而喪前功矣幸賴 聖上之明斷浮言自殄民心自安加以至仁浹洽寒者以衣飢者以食民

困於役而忘其勞卒困於戍而忘其苦古人有言曰秦民不由其上則民懷敵愾之心又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是已今日之建四邑專以藩屛北方也今日之築城郭專以鞏固藩屛也今日之戍邊圉亦欲禦賊而安我民也然則今日之事非可已不已而輕用民力也非好大喜功而窮兵黷武也夫民至愚而神豈不知此意民有與臣言曰會寧慶源今已築城矣所當築者唯鍾城與龍城耳惟此二城旣築則我輩無憂矣信斯言也其他庶

民之心從可知矣去年慶源之禍可謂慘矣而民無懼色散者聚逃者復力農安業無異平日以今日之事觀之後日之効死勿去可期也或有不勝鋭氣自出赴敵能斬賊首者有之以往日之勢考之異日之親上死長亦可期也以慶源一邑之事推類則三邑軍民之心槩可想矣臣久在北方熟觀野人之情雖父子兄弟之間有欲則相殘相害無異仇敵縱使日費千金難以結其心或結之以利利盡則又肆其毒矣莫若外示懷綏之恵內

修備禦之事則我勢自強彼勢自屈以自強之勢乘自屈之隙則可以得志矣臣之欲汲汲於築城郭繕甲兵訓士卒蓄粮餉者良以此也若城郭完固甲兵堅利士卒訓鍊則四鎮之人足以自守自戰矣奚待他兵之助其賊變之永息賊心之永服難以預料也臣抑又思之新徙之初僅以數尺之寨尚能固守況今石城既築何憂自守民無所儲官無所蓄因之以饑饉亦免餓殍況今連歲有年民有餘粟官有餘蓄何憂食盡官無尺寸之求

民無絲毫之出何由財盡民志已定逋逃日
減何由逃盡鍾城旱築則民力自休矣何患
力盡若龍城則勢非汲汲何必速成待其財
力有餘然後爲之未晩臣又聞善人爲邦百
年可以勝殘去暴是雖善人未百年則不可
以言治況新邑之設未十年乎何可以一事
之得一事之失遽爲憂喜也伏望 聖上不
求速成不貴小利不計小弊不慮小患積以
歲月持之悠久則浮言自息民心自定民弊
自去民怨自絶民食自足兵力自強寇賊自

屈新邑永固矣然臣之所言似不可盡信初年之雪言者以爲頭匹盡死臣則以爲不然次年之疫言者以爲人民幾盡死亡臣則以爲不然朝議多以彼爲直以臣爲曲指彼爲忠指臣爲邪臣於是時痛心罔極以今觀之事各有迹卒不可掩未知孰爲忠孰爲邪孰爲公孰爲私公私之分忠邪之辨唯在 聖鑑之明耳自古在外建事之臣必遭讒謗不能脫禍者多矣前朝尹瓘蓋其一耳瓘以巨室大功幾乎未免況臣無尺寸之功又無達

事之才而所為多姧寧不寒心 上即遣中官嚴自治慰諭曰今見卿書北方之事予無憂矣賜御衣一襲

戊午二十年 上嘗命制諸儀象若大小簡儀渾儀渾象仰釜日晷日星定時圭表禁漏等器皆極精巧其規模制度皆出 睿裁又於千秋殿西庭建小閣一間糊紙為山高七尺許置閣中內設玉漏機輪以水激之又作四神十二神鼓人鐘人司辰玉女凡百機關不由人力自擊自行若神使然天日之度晷漏

之刻上與天行不差毫釐又用漏之餘水而作欹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皆如古訓以觀天道盈虛之理山之四方像豳風七月詩作四時之景刻木爲人物鳥獸草木之形按其節候而布之以見民生稼穡之艱名其閣曰欽敬云○教曰古者周之鄉大夫考其德行道藝而賓興之漢之州郡察孝廉茂才而辟舉之與科目之士同於擢用此所以得人之盛也我國以科舉取士而無德行選舉之法躁競之風漸成廉讓之道幾息是可嘆已

如有持身方正有節義者立心慷慨能直言者與夫士行卓然素聞於鄉者才藝特異見信於人者諸道觀察使搜訪以聞○御經筵謂左右曰予於經史靡不周覽今老不能記不須讀書然且不輟者只為披閱之間所得頗多耳以此觀之讀書豈不有益○孝寧大君補遘疾在誼成君家第疾愈 上親臨錫宴慰之賜鞍馬賜侍疾醫衣一襲銀帶笠靴 上初見補泣下霑襟補亦泣酒酣侍宴宗親皆起舞 上亦舞還宮夜已半矣 上平日

與羣臣宴會不過四五爵

己未三十一年 上曰宗室僕隷豪横民間此無他爲無禁制也古者宗正寺掌親屬糾察愆違自今宗親過失令宗簿寺糾理○中外死囚一百九十人 上謂大臣曰比來饑饉荐臻盜賊與行忿爭滋繁死獄之多比古爲倍予竊愧之深自剋勵每當聽決之際未嘗不惻然如鬪毆戲殺雖律應當死本無殺人之心竊盜三犯及盜係官錢粮者類是窮人所犯情理可矜予欲貸死黃喜申槩李孟畇

河演曰先王義刑義殺所以刑一人而懼億兆之人不敢肆意於爲惡也是知輕刑適所以惠姦宄害善類而有害於治道今好生至仁出於天性每當斷刑反覆考究情法輕重以求生理或有纖毫未盡者輒從輕與故當死而原免者甚多昔鄭子産有火烈民畏水弱民狎之訓而大叔不從卒有興兵攻盜之擧輕刑之害害及善類願一從律文從之

辛酉 二十三年 上曰古人圖唐明皇楊妃之事者頗多然不過以爲戱玩之資耳予欲採

開元天寶成敗之迹圖畫以觀昔漢時乘輿幄坐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豈非令世主鑑前轍以自戒耶明皇號稱英主而晩年沉於女色以至於敗終始之異未有如此者也至若遊月宮見龍女楊通幽等事極爲誕妄似不足書然朱子於綱目亦書帝聞空中神語以見明皇好怪之實凡此等語亦有國家者之所宜深戒也乃命儒臣編集圖形紀實間附以先儒之詩論名曰明皇誡鑑

壬戌三十四年諭平安道觀察使鄭羣曰近聞

邊郡之民迫於饑饉不能聊生而卿不以聞是何意歟甚非予委卿之意也自聞此言夙夜軫慮卿其盡心賙賑如有窮餓失業者官給衣粮曲加撫恤

甲子 二十六年教咸吉道都節制使金孝誠曰夫民有三綱彝倫莫重於父子刑垂五辟弑逆當肆諸市朝此天下之大經而萬世之常典也東良北野人甫也豆嘗賊殺其父凡在族類孰不聞知顧以此俗元無統攝乃令逆竪偷全要領逾十餘年今者隨從兄都萬戶

浪卜兒罕而來始聞其狀良用瞿然爰命有
司按驗具服蓋天道不差於降殃故罪人自
底于邦憲予惟亂賊之徒覆載所不容神明
所不赦身無存歿時無古今不必士師人得
而誅殺其人瀦其室國君亦自傷教化不明
逾月而後舉爵此人道之一大變也野人雖
無知父子之情亦各有之何意悖逆一至於
此東良北近在封域不宜容此大憝以長梟
獍之風好生雖切於予懷不道難逃於天討
亟令誅諸境上廣示衆庶卿其招集道內大

小軍民及近界居住諸種野人開諭本人罪惡如律處決俾識天倫之不可紊王法之不可犯革彼獷俗遵我大度於戱覆地戴天孰有無父而生者誅一震萬亦足垂鑑於將來

○初倭賊寇上國沿海地面又掠濟州爲邊將所獲餘賊逋歸對馬島 上遣李藝諭島主執送餘賊逋歸者島主亦不敢匿村藝以送 上遣兵曹參判辛引孫獻于京師至是勅曰王嗣國東藩堡障邊境克體爾先王敬天事大之心秉恭攄誠久而彌篤肆朝廷加

恩眷待不替益隆可謂君臣一心終始靡間者矣玆復遣陪臣辛引孫械送擒獲犯邊倭賊五十七名來獻足見王遵奉朝命體國安民之意亦以見守邊得人而有禦暴之功朕深嘉之特賜王綵幣表裏用荅王之忠誠○雷震延生殿　上召右議政申槩等謂曰今日災變甚大昔洪武時雷震謹身殿永樂時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　二帝皆側身修省大赦天下以荅天譴今天示譴責予甚懼焉欲布寬恩以弭災變於是大赦境內出宮人

年壯者授老人爵有差○教曰王者之政以
安民爲本其要不越乎輕徭薄賦而已予以
眇躬君臨一國四方萬民不能獨治愼簡庶
僚委以字牧之任用圖救功者盖有年矣而
德有未孚澤有未洽連歲旱荒民不聊生予
心是惕近聞守令不知國家大體不念民生
疾苦者容或有之方其賦役之際徇利忘義
夤緣爲姦一斗之賦多至於數石一日之役
延至于數旬甚至常科之外詭計多端一事
忤意鞭撻隨之使吾赤子不得寧息徯洛方

興台傷和氣是豈予委任責成之意哉書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詩云哿矣富人哀此惸獨今爾守令體詩書之訓遵 祖宗之法毋習於苟且毋狃於舊例凡諸非法之歛不急之役一皆停罷以寬民力以厚民生庶副予仁恤元元之至意○教曰國俗嚴上下之分奴婢有罪而其主殺之例皆右其主而抑其奴此誠美意也然賞罰人主之大柄以人君而殺一無辜猶且不可況奴婢雖賤是亦天民也豈可濫殺無辜人君之德好生而已

坐見無辜被殺寧不惕然自今奴婢有罪不
告官而歐殺者一依舊例科斷如有炮烙劓
刵黥面割足及或用金刃木石一應慘酷濫
殺者其當房人口依律屬公○教曰國以民
為本民以食為天農者衣食之源而王政之
所先也惟其關民生之大命是以服天下之
至勞不有上之人誠心迪率安能使民勤力
趨本以遂其生生之樂耶若古神農始為耒
耜以利天下少昊命九扈以掌農事此聖神
所以繼天建極而為億兆立命者也堯命羲

和敬授人時舜咨十二牧食哉惟時夏后氏
盡力乎溝洫商宗知小人之依至于周家以
農事開國豳風之詩無逸之書無非拳拳於
稼穡之艱難以成長治久安之業盛矣哉漢
文帝數下詔書歲勸種樹減租賜農海內殷
富唐高祖詔牧宰務從簡靜使不失時太宗
每謂羣臣曰營衣食不失時爲本其致斗米
三錢之効豈無所由宋制置勸農司歲終賞
罰又令州縣每歲載酒出郊迎見父老諭以
竭力耕田之意盖亦有見於此歟洪惟我

太祖應運開基首正田制拯民塗炭俾享耕鑿之利其勸課之道具在令甲 太宗繼述益勤播穫之功特慮愚民昧於樹藝之宜命儒臣以方言譯農書廣布中外以傳于後寡予承緒夙夜兢惕仰惟前代時若惟 祖宗是憲顧以農務當責近民之官是用愼簡親加勉諭且令遠訪州縣因地已試之驗輯爲農事直說務使田野之民曉然易知儻可以利於農者靡不悉心究畢期於人盡其力地無遺利而民無蓄積之餘歲一不登輒有飢

色是奉吾教不力而從事焉尙寡也吾甚慮焉嘗觀古之賢守能興利一方而民受實惠者莫不以勤勞而成龔遂爲渤海務勸農桑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買牛犢春勸趍田冬課收斂民皆富實召信臣爲南陽好爲民興利躬勸耕農出入阡陌稀有安居行視水泉開通溝瀆以廣灌漑民得其利莫不力田任延爲九眞其俗以射獵爲業不知牛耕每致困乏乃鑄作田器教之墾闢歲歲開廣百姓充給羊纂爲河內督勸農桑親自檢視勤者賞

以帛物惰者加罪朱文公之爲南康也印榜勸民自犂翻糞種芟草之節以至種麻豆修陂塘之事莫不開具諄諄曉諭時親巡野罰不如教凡此豈無自而好爲煩擾哉盖常人之情率之則自力縱之則惰窳耳先哲有言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矧今任監司守令之責者皆操可致之柄一方休戚係乎一身若心誠撫恤何古人之不可及哉大抵田家之事趍時早者所得亦早用力多者所收亦多故農政所重惟在不違其

時不奪其力而已百穀種蒔各有其時時蒔一違終歲莫追民旣一身力不可分奪之在官豈可責之力田苟人事旣盡則雖天運之不齊亦可禦也若伊尹之區田趙過之代田是已以近日所驗言之歲丁巳於後苑試治田極人力果遇旱不能爲災禾頗稔熟是則偶爾天灾其以人力而可救也審矣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書曰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乃知寧過於勤勞不可失之怠惰也第民欲勤力勸課不實則

無所施其力矣且云芒種者人力不贍雖不能皆早若及此時則猶有秋成之望故特限節候以示與其晩而失業不若及此時之爲愈也非謂必待此播種之期也農書亦云大率欲早今之守令狃於故常雖當播種之時自謂芒種猶遠凡干土田詐訟未卽處决種食賑貸等事常不汲汲每失稽緩雖或守令申報監司監司移牒戶曹以報政府政府具由以啓轉相往復之際芒種已過或不識耕稼之宜徒務勸課之名勸督大早苗不得生

反以害農者有之或未能真知節氣之早晩
自計蹉虞以失事機者亦有之豈分憂字民
之意乎凡與我共理者其體予委任之意遵
祖宗厚民之典視前賢課農之規廣詢風土
所宜參以農書所載預期措置毋大早毋大
晩亦不可興務以奪其時各盡乃心導民務
本服田力穡仰事俯育以壽我民命以固我
邦本庶幾家給人足蔚興禮讓之風時和歲
豐共享熙皡之樂○時風水者請塞宮城北
路城內造假山以補地脉集賢殿修撰李賢

老亦以風水之說請於都内川渠禁投穢物以清明堂之水集賢殿校理魚孝瞻上疏曰臣於地理之書未能徧慱僅所讀者亦掩卷輒忘未領其要又學問淺薄本無識見但於意愚固執之意妄謂地理之說三代以前無有故儀禮周公之制也唯筮宅卜日而已孔子亦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兩漢以降始有其術各立吉凶禍福之說惑世誣民唐太宗以陰陽雜書訛僞既甚拘忌亦多命太常慱士呂才刊正削去才皆爲之叙質以經史識

者以爲確論其叙葬曰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以妖巫妄言遂於擗踊之際擇地選時以希富貴才之言旣如此則雖至唐時實爲巫史業此以謀生野俗無識信之而有識之士所不取也至宋司馬温公葬論云世俗信葬師之說旣擇年月日時又擇山水形勢正使實能致人禍福亦豈忍使其親暴露而自求其利耶然孝子之心慮患深遠故必求土厚水深之地而葬之程子葬說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

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而拘忌者或以
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胡泳問
於朱子曰至事辦之辰更以決於卜筮某山
不吉某水不吉既得山水拱揖於前又考來
去之吉凶又必須年月日時之皆合其說則
恐不必如此答曰須稍有形勢拱揖環抱無
空闊處乃可用也但不用某山某水之說耳
以此觀之地理禍福之說盛宋名儒亦皆不
取也此皆載在經籍歷歷可考固 殿下之
所洞覽也臣敢誣哉然則其禍福之說用之

塚地猶云不可而又用之都邑之地則又未
見其可也夫運祚之脩短國家之禍福皆係
於天命人心之去留固無關預於地理是故
古之賢臣進戒於君一則曰惟上帝不常作
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一則曰惟天
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一則曰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惟
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斯乃不易之定論也
且三代以前既無地理之法而歷年之永致
治之美增光簡策後世莫及其所都之地豈

皆盡合於今之地理之說乎三代以後都長安者則西漢歷年二百一十四西魏後周隋高祖皆二十餘年唐家至於二百九十年都洛陽者則東漢歷年一百九十六曹魏西晉四五十年隋煬帝僅十三年都建康者則東晉歷年百有五年宋齊梁陳或五六十年或二三十年都汴京者則五季尤短祚或十餘年或止四年趙宋至於百有六十七年由是論之所都之地一也而其國祚脩短之不齊何若是歟臣所謂固無關預於地理者以此

也而謂城北之路塞之則福通之則禍城内
之麓補之則吉不補則凶經傳故事何所據
依臣誠愚昧未燭其理古者帝王都邑之制
必皆面朝背市則宮城之北果皆禁人行迹
歟况術家以城斷路截並論其害今觀宮城
之趾入地之深計亦幾於丈許矣假如術士
之言既已城斷主脉深入丈許而禁人行於
皮膚之上抑末矣又補土於既斷之脉是猶
割肉以補瘡安有血脉之可通乎如欲通其
氣脉塞城北之路固非也築城内之阜亦無

益也必也先毁宮城乎然則宮城可毁乎是必無之理也臣又按洞林照膽范越鳳之所撰也越鳳五季一術士耳其所謂明堂有臭穢不潔之水悖逆凶殘之象者論葬地之吉凶也都邑之形勢則不之及焉盖越鳳之意必以神道尚潔故水性不潔則神靈不安而有如是之應也非所論於國都者也至於都邑之地人煙繁盛旣庶旣繁則臭穢斯積必有通溝廣川經緯乎其間以流其惡然後可以肅清都下其水無可清之理矣今欲使都

邑之水一如山間之清淨則非唯勢不能行
以理言之死生殊途神人異體塚地之事豈
可用之於國都乎我國都之形勢盡合於術
而獨此數事為未盡耶若未合於術者頗多
而禍福之說例盡可用則塚地成局之內無
居民矣都邑之民盡可出之城外歟況景福
宮之左臂昌德宮之右臂尤為切近可盡撤
其民居乎塚地四神有交路者傷亡之兆四
維有路者貧苦之兆坤上路交者多淫艮方
路交者子死然則國門之直四神四維及坤

民之方者可盡塞之歟如此之類難以枚舉苟未能盡從其術則於此數事獨何惓惓此愚臣之所未解也自古邪說之興易以惑人以禍福動之也試語於衆曰某山某水不利於國則聞之者必曰臣子所不忍莫敢誰何此無他動以禍福也夫周公孔子天下之大聖也溫公程朱天下之大賢也禍福之說前則周公孔子之所不言後則溫公程朱之所不取不知而不言則周公孔子爲不智知之而不言則周公孔子爲不忠知之而不取則

温公程朱亦為不忠然則彼二聖三賢獨非
臣子而不言不取耶是則聖賢反不智不忠
於術士歟此理甚明無復可疑固　聖學之
所洞徹也臣敢誣哉所云造山塞路等事縱
使無妨於今日然非徒有戾於聖賢之道其
末流之弊可勝言哉方今上有　聖明之主
下有聖嗣為儲副又有賢宰相相與講論治
道立法定制垂憲萬世正在此時真可謂先
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
非孔子無以法者也今而試用其術則後世

必曰某祖某宗聖人也而信用之予不聖於
祖宗而敢違之遂以人之貧富貴賤賢愚壽
夭皆係於此時君信爲時相惑爲妖媚之徒
乘隙而進乃詭曰某山某地民居可撤某方
某門可塞某位某山可低可高顚倒吉凶誑
惑人心必矣非特此也將恐前朝裨補之說
或繼踵而起則必曰某里某坊可營寺刹某
邑某山可建塔廟大槩心有所惑則必有所
蔽於是君臣上下皆墮於術中謂藉此術可
以致歷年之久不懋敬厥德以爲祈天永命

之實則今日此舉殆非所以燕翼貽謀之道
也可不慎哉昔我　太宗恭定大王宣旨若
曰先王制禮自天子至於大夫士葬期各有
月數後世陰陽家拘於多忌踰時不葬予甚
憫焉如大歲壓本命葬師最忌予嘗驗之再
矣而大無妨也遂命大臣鄭以吾等遍閱羣
書取其正論去其邪說質聖賢之旨要破俗
巫之膏肓集成一書名之曰葬日通要頒布
中外然後人心有定王制復明吾東方之為
人父者乃得死不暴露而喪親之道無憾矣

燕翼貽謀之道必如我　太宗然後為至也
歲月日時之拘忌我　太宗既絶之於前其
山水禍福之邪説我　殿下當正之於後也
伏惟　殿下遠遵先聖賢之正道近體我
太宗之美意許令名儒遍閲地理之書專以
程朱司馬公所論為宗其恠誕不經之説一
皆去之亦如　太宗之所為　殿下又當致
達中和之極清道義之源疾於敬德而勿聽
無稽之言以天命為主脉以民心為案對顧
諟天之明命用顧畏于民碞益修明乎政教

予以淑人心而回世道使斯道之明如日中
天而致雍熙泰和之隆以貽訓於後世務以
凝天命而結人心國祚有磐石之固泰山之
安則此正億萬世無疆之休也區區地理禍
福之邪說何足道哉臣竊念世例以儒者之
言為泥古而不通然其泥於古者實亦欲通
乎今也臣今所陳自世俗而言雖若泥古質
諸聖賢之道則其於闢邪說明正道作則垂
訓永保天命之義未必無小補云疏入 上
謂近臣曰孝瞻之論正直予見其書感動於

用術者言

乙丑 二十七年 上曰監司守令不體予意凡獄訟一以深峻爲務至使有罪者得脫無罪者繫獄致傷和氣予甚慮焉遂諭諸道觀察使曰大抵刑獄得情難而失中易曾降教書告諭丁寧然以州縣之多守令之衆安知無用刑過中聽斷不明無辜之民久繫犴獄召傷和氣者哉予甚軫慮卿其曉諭守令凡諸獄訟毋慘酷毋淹滯虛心明斷以副予欽恤之意○上謂鄭麟趾曰凡欲爲治必觀前代

治亂之跡自周以降代各有史然編簡浩穰未易遍考大抵人之於學博覽為難况於人君幾政之暇其能博觀乎卿其考閱史籍其善惡之可為勸懲者撰次成書以為後世子孫之永鑑吾東方興廢存亡並令編次於是聚文學之士數十人于集賢殿分科責成命令 上 世祖大王 監之書成賜名曰治平要覽○上以 祖宗積累之深締造之艱後王不可不知乃命權踶鄭麟趾等撰述 穆祖以後肇基之跡名曰龍飛御天歌揔一百二十五

章命於宮中錄梓賜羣臣以爲朝祭宴享之樂辭○慶尚道都節制使崔淑孫進白鵲大臣賀曰向者甘露降於廣州今白鵲見於慶尚祥瑞屢見臣等不勝賀情 上曰予聞此言甚愧卿等勿復言

[illegible]二十八年下書議政府曰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又曰卒踐更輒與平價又曰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戶調亦然以此而觀人君取民有制不得任意增減今則不然征歛無藝用度無節故或因事而加歛或預徵

數歲之貢朴訔嘗請依唐租庸調法略定制度未即施行予謂斂民無節則君之所用亦無極而秦之箕斂唐之進奉由此而起嘗依租庸調法量時宜加減其數定數之外不得一毫增斂則民志有定用度有節而官吏貪汚者亦不肆其姦矣○御製諺文二十八字字倣古篆分為初中終聲字雖簡易而轉換無窮禮曹判書鄭麟趾序曰有天地自然之聲則必有天地自然之文所以古人因聲制字以通萬物之情以載三才之道而後世不

能易也然四方風土區別聲氣亦隨而異焉
盖外國之語有其聲而無其字假中國之字
以通其用是猶枘鑿之鉏鋙也豈能達而無
礙乎要皆各隨所處而安不可強之使同也
吾東方禮樂文物侔擬中夏但方言俚語不
與之同學書者患其旨趣之難曉治獄者病
其曲折之難通昔新羅薛聰始作吏讀官府
民間至今行之然皆假字而用或澁或窒非
但鄙陋無稽而已至於言語之間則不能達
其萬一焉癸亥冬我 殿下創制正音二十

八字略揭例義以示之名之曰訓民正音象形而字倣古篆因聲而音協七調三極之義二氣之妙莫不該括以二十八字而轉換無窮簡而要精而通故智者不崇朝而通愚者可浹旬而學以是解書可以知其義以是聽訟可以得其情字韻則清濁之能辨樂歌則律呂之克諧無所用而不備無所往而不達雖風聲鶴唳雞鳴狗吠皆可得而書矣遂命臣等詳加解釋以喻諸人庶使觀者不師而自悟若其淵源精義之妙則非臣等之所能

發揮也恭惟我 殿下天縱之聖制度施爲超越百王正音之作無所祖述而成於自然豈以其至理之無所不在而非人爲之私也夫東方有國不爲不久而開物成務之大智蓋有待於今日也歟

己巳 三十一年時中國有北方聲息 上謂左右曰予觀古事非不多也古之賢哲雖年少決定大事如鄧禹知光武而附之遂成大業我朝李叔蕃亦輔我 太宗克成大功是皆智略絕人者也予年歲不爲少也所見不爲

寡也果斷事機不及古人以是爲愧昔在東晉盧循叛南方一小賊耳孟昶懼其不能禦欲奉其主避之劉裕曰不如不避而固守也孟昶不信欲死之劉裕曰待戰敗死未晩也昶不聽而死後裕遂克之謝安當苻堅大擧之時對賓圍碁擧止自若且出遊野外晉人頼以安靜吳孫皓輕蔑敵國不以爲意敵兵入城已執其君然後國人乃知高麗恭愍之時紅軍闌入有報賊變者而賊隨至遂陷京城恭愍僅以身免由是觀之孟昶失於過畏

者也謝安得於不畏者也孫皓恭愍失於不畏者也今初聞廣寧聲息人皆兇懼而於予心一則以懼一則以爲不足畏也古人當大事必云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臨事而懼謂不可無畏也好謀而成謂不可徒畏也故今不可過畏亦不可無畏而怠備當量其二者之間適中以處之

國朝寶鑑卷之七

國朝寶鑑卷之八

文宗朝

文宗欽明仁肅光文聖孝大王

諱[redacted]字[redacted]永樂甲午十月三日癸酉誕

降于漢陽私邸在位二年景泰壬申五月

十四日丙午昇遐壽三十九葬顯陵在楊州

上世宗長子永樂壬寅冊爲王世子性寬

仁簡默孝友恭儉不喜聲色戲玩潛心於性

理之學正統乙丑 世宗以疾不能視事乃

命參決庶務性至孝庶務叢劇而嘗藥視膳

必身親之夜分侍側不命之退不敢退嘗於
後苑手栽櫻桃侯節以進　世宗必嘗之曰
外間所進何似世子手種凡羣臣啓事皆曰
當白　至尊不自可否景泰元年庚午二月
世宗薨卽位于柩前悲泣不自勝衫袖爲之
盡濕居廬水漿不入口哀毁瘠立時病疽新
愈瘡口未合大臣請退居温室調保不許於
輝德殿几筵之奉雖隆寒盛暑未嘗暫廢每
朔望節祭悲泣汍瀾左右莫能仰視皆感其
孝誠○司憲府上疏曰竊惟　殿下嗣位之

初方侍殯宮悲哀痛戚其於施措有未及
今則山陵既畢始親萬機凡在生成之內莫
不延頸拭目以觀新政夫哲命之貽罔不在
初國家治亂安危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機
在今日一念一慮之發一號一令之施而宗
社億萬年無疆之業實係於此此誠至愼至
重不可失之機會也臣等俱以庸愚忝備言
官當　殿下新政之初屬萬姓望治之日不
容含默冒陳　天聰一日靡不有初鮮克有
終始之不謹終其可望凡人作一事而不慮

其始終或致悔況人君即政之始乎武王踐
阼三日召師尚父而問曰黃帝顓頊之道存
乎曰在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
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王聞書之言惕若恐
懼而爲戒書於几席戶牖弓劒莫不銘焉方
武王踐阼之初春秋已踰九十年高德邵猶
且急於求道皇皇若未有聞者如是後世人
主聞道未至行道未熟臨政願治其所以講
究者當如何也且武王初定天下訪于尚父
而尚父所以告之者不出乎敬與義然則天

下之至理豈有切於此二者乎盖敬則心存而萬善立怠則心放而萬善廢義則理為之主而事物各得其分欲則物為之主而天理反以自喪二者每相反而互相攻人主莫不重敬而怠心害之莫不貴義而欲心害之斯須無敬畏之心便是怠矣須刻有物我之心便是欲矣一念無畏終至於謂敬不足行一念有我終至於竭天下以奉一己念慮之發甚微而吉凶存亡之幾甚嚴彼勝則此喪此勝則彼喪一勝一喪交戰於胷中而不能自

強則終於滅與亡而已此武王所以惕若恐
懼而不能自已者歟自古帝王即位之初羣
臣進戒之辭固多而未有若此之切且要者
伏望 殿下勿以爲陳言更加警動念玆在
玆服膺勿失凜然常若太公端冕奉書而相
接乎堂陛之間則自然敬勝義勝而私欲淨
盡宴安之鴆毒無所投其隙矣謹始之道莫
急於此以此而窮理則理益精以此而治心
則心益正于以親君子于以遠小人自身而
家而國增光前烈垂裕後昆登三咸五之治

參天贊化之功惟　殿下之所欲爲矣二曰
天下之道有二焉邪與正而已始之以正終
或流於邪始之苟不以正則終將若何至於
一事之微蔑或不正終於邪僞而無成況統
理萬民爲百神之主而可不正其始乎然天
下正者少而邪者多正者未必勝而邪者每
勝苟不辨之於早未有不以邪爲正以正爲
邪而不自知也以人言之盧杞陷害忠良庇
保凶逆使宗社播蕩而德宗不覺其姦邪李
林甫爲相十九年妬賢嫉能養成天下之亂

而玄宗不之悟甚者知其為正而不能用強
名之曰邪知其為邪而不能去強名之曰正
元祐黨籍諸君子當時之人孰不知其為正
而指以為姦黨也噫正道之難勝而邪說之
易得志如此此乃天理存亡世道升降之幾
不可不察也人主好尚不可不慎一有所尚
羣邪隨之好閒燕則便佞之臣進好逢迎則
諂諛之臣進好技藝則奇巧之臣進好拘忌
則術數之臣進好文辭則膚淺華藻之臣進
好財利則剝民斂怨之臣進好營建則辦集

與作之臣進好闢土服遠則邀功開釁之臣進好異物則珍禽奇獸妖花恠石畢進而符瑞之說興好禱祀則巫覡之風競作而恠異妖妄之說興好因緣詭誕則釋老之談復起誑誘不經之說售矣夫迷君誤國之蘗天下信未嘗無其人也顧人主所守者正而防之甚嚴故未嘗發耳少遇其便則乘間抵隙競進爭入浸淫漸漬使人主怡然而悅陶然而醉醲心蕩意不自知其陷於術中如此者一進而不可退一入而不可出不至於無所不

至不肯已也原其所由則人主好尙之必忽
有以致之也可不愼哉雖然正人難合而邪
類易親禮貌莊則憚於目議論苦則逆於耳
一嚬一笑一予一奪使我皆不得私而彼小
人者惟我意向是趨惟恐承順之未至故自
非大有爲之君經德不變者鮮有不爲其所
賣也昔唐太宗嘗玩禁中樹字文士及從傍
嘆羡不已太宗正色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
不知佞人爲誰乃今信然士及謝曰南衙羣
臣面折廷爭陛下不得一舉手今臣幸在左

右不少有將順雖貴爲天子亦何聊太宗意
解失以太宗之明既知其佞而不能斥之者
得非以將順之一言有中其心乎不然何其
怒之嚴而解之遽也太宗猶爾況其他乎
殿下新臨臣庶實聳下觀望之時尤不可不
愼好尙以示之也三曰爲國之道言路最急
言路開則下情上達上澤下流上下交而其
志同所謂泰也言路閉則下情欝而不伸上
澤壅而不施上下不交而其志不同所謂否
也然則否泰之幾夫豈遠哉亦在人主能樂

聞人言與不能耳古人云堂下遠於千里君門遠於萬里此甚言下情之難達語若太過然又有甚焉者千里萬里之遠歷月踰年或可傳聞堂下君門之遠至有沒世而不得相聞者多矣使得相聞自古以來寧有敗家亡國之主乎言路之通塞其所關如此可不畏哉夫然則言路通而國家治安言路塞而國家亂亡亦已昭昭矣人主莫不欲長治久安而不能使言路通者何也或有自謂樂聞人言責臣下以進言而其臣下常患於不能敢

言者又何歟夫欲治安之心同而不能使言
路之通既知言路之當通而不能使臣下之
敢言必有受病之源矣願治之主於此反躬
深省而有悟焉則其於爲國庶乎得其道矣
今當新政苟不開懷廣納以作其敢言之氣
則誰肯批逆鱗而抗天威乎伏望 殿下察
羣下難進之勢念言路通塞之源究世道否
泰之幾以爲國家長遠之計四曰人主之德
以剛健爲主而寬裕以行之蓋非剛健無以
配天行非寬裕無以育萬物此其體用相濟

而不可相無也世之人主天資明斷者或失於苛察而其慈祥者又失於優柔不斷此二者皆非中也歷觀前代當太平日久之時政令舒緩法度廢弛人主欲救此弊則不知包荒馮河之戒但尚嚴督或至叢脞不能無絃絕之嘆至於左右近習朝夕與處情昵而不欲繩之以法則反以爲人君度量不可不弘於是寬裕溫柔施之於近習剛毅果斷施之於外庭近之莫見其非而狎恩者無所徵遠之莫見其是而畏威者氣益沮內外異體情

志不孚馴致睽乖而臣下不敢言人主不得聞此豈細故今　殿下當持盈守成之初實勵精圖治之時使剛柔相濟以嚴內治以體羣臣正爲今日之所當留意也五曰爵位國家之公器雖人主不可得而專也公天下之好惡當與天下共之公一國之好惡當與一國共之豈可謂我有其柄而以一己之好惡輕進退人哉雖然爵祿人之所利也利之所在人爭趨之患得患失之輩惟利是視豈計其他利在權臣則附權臣利在宗室則附宗

室利在戚里則附戚里利在宦寺則附宦寺
利在嬖幸則附嬖幸或以女謁或以財利或
以土木或以奇巧或以伎術或以祝釐設間
伺隙巧乘其機苟可因之以成其欲者雖吮
癰舐痔靡所不至不幸人主不悟而爲其所
中暫輕其進退則乘之者益衆好惡始不出
於人心之同而私門一開不可復遏左右因
之以用事權貴因之以擅國於是賞刑日紊
綱紀日壞天職曠而不憂人心怨而不恤忠
言讜論逆耳而不悅法家拂士觸忌而莫容

自謂能獨斷而不知制於羣邪自喜迎合之
多而不知其實孤立一朝危亂雖欲悔之亦
無及矣往古覆轍 天鑑洞然伏望更加
聖慮好惡進退一以至公使挾媚媒進之徒
不得少售姦計則自然朝廷清而遠近莫不
一於正矣 上嘉納之命書一通以進曰予
當常覽之不忘也○司憲府上書曰臣等竊
觀宋司馬光論曰宦者爲國家患其來久矣
出入宮禁人主自幼及長與之親狎非如三
公六卿進見有時可嚴憚也間有性識儇利

語言辯給善伺候顔色承迎旨趣受命則無違忤之患使令則有稱愜之效甘言卑辭之請有時而從浸潤膚受之愬有時而聽如飲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此誠古今之至論而人主之所當體念也故我 世宗嘗有教曰宦官之職唯在燈燭掃除不宜授以出納之任近者金壽於除授間夤緣詐傳漸不可長自今事無大小代言皆親啓其所以燭知物情慮患深遠可謂至矣 殿下新臨臣庶此正勵精圖治之時也而大小出納委之宦

官以門户之役爲喉舌之任其勢漸長頗與
任事然而凡欲進言者莫不由彼以達誰肯
直言不諱媒慝於人主之左右哉夫宦者常
在近侍苟有所惡者浮辭游說諷之上達似
若出於無心以陰中之人主亦安能必其外
人之不如是而不之信哉且論是非之分辨
得失之機多在於言辭之表今臺諫進言
於承旨承旨乃使宦官轉聞言至三轉豈能
盡達其微意乎此弊不祛上下將至於否隔
豈是細故哉伏望 殿下一遵 世宗故事

凡臺省及大小臣僚進言者或賜見或令承
旨親啓以廣耳目以正新政 上嘉納之○
上親製策擧子曰蓋聞善爲國者不過求賢
從諫寡欲勤政而已不善者反是予以否德
嗣守丕基日夜祗懼如臨淵履氷求聞過失
以補不逮惟爾子大夫游心聖學爲日已久
若有時務急於今日或有過失予罔聞知則
當悉心以陳無有隱諱雖文辭秀麗鋪叙廣
博而意反不足則予徒見其反類俳優稱贊
君德動比堯舜而行反不掩則予徒見其病

于夏畦今日之對務從誠實○手札教曰古
人云勞於求賢逸於任人誠能得賢才而用
之雖曰高枕無為可也若賢者抱關擊柝而
不肖者徼倖進用則雖曰敗國亡家亦可也
如此則求賢其可緩乎古之賢君以天下之
耳目為聰明故謀從衆而自合天心愚暗之
主則以言為忌有身諱死有國諱亡自信聰
明不咨于衆故禍生所忽悔已無及然則求
言其可不急乎若其志氣高邁有國士之風
者節操敦確敢諫直言者勇敢剛力能禦外

侮者不畏强禦以官如家者通達事理處事明敏者是皆大用之人况用人之仁當去其貪用人之勇當去其怒用人之知當去其詐至於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但有一藝亦可器而用之自東班時散六品以上西班時散四品以上各舉數人若禦人口給心懷詐譎若悻悻自好訐以爲直若脅肩諂笑阿附權勢若安於小成苟延歲月若終日無爲懶慢無稜若昏迷無慧不達事理如此之徒皆是自暴自棄乎將不用矣敢有徇私謬舉者罪之

不僨其時政得失及民間弊瘼亦各實封以
聞言雖不中亦不加罪於是封事者甚多
上採用之○都承旨李季甸啓曰褒奬節義
爲政之所當先高麗五百年間鄭夢周吉再
忠節卓然 太宗追謚夢周復吉再戶皆爵
其子 世宗又贈再左司諫大夫所以砥礪
名節爲後世計也請加再爵謚 上曰追加
爵謚實是虛文遂命官其子孫○敎曰刑獄
之設固非得已而縲絏之間易致寃枉故歷
代願治之主莫不以獄訟淹滯爲戒惟我

祖宗咸以明德慎罰為先務逮我　皇考世
宗好生之德出於至性屢下恤刑之教告諭
中外丁寧諄切參據古典又定三限之法近
年以來為臬司者不能仰體至意尚有因循
不卽斷遣遂使無知之民一遭捕繫動隔炎
凉甚者幾至十年飢寒疾病因而瘐死者多
夫囹圄之苦度日如年一夫在獄舉室廢業
傷和召災孰甚於此　皇考為此憫然常欲
作戒申布中外而奄爾賓天可勝痛哉予以
寡昧嗣守丕基恐不克承先志以傷吾民夙

夜祗懼若墜淵谷嘗聞一人向隅滿堂不樂四境之内皆吾卧榻之側一夫不獲罪實在予凡爾典法亦皆 先王之舊臣其可不體 先王之意以誤無告之民予繼自今恪慎乃職務遵成憲凡有推讞毋或稽遲使獄無幽枉之寃民被生成之澤用無負寡人祗承欽恤之意

辛未 元年時黄海道京畿癘氣甚熾轉相浸染民多夭札 上自爲文祭之曰理不純陽而有陰物不長生而有死有来必有往有神必

有鬼固體物而不遺豈厲氣之無主無情之謂陰陽有情之謂鬼神無情則不可與言有情則可以理曉乎惟水火養人而或有時殺人鬼神生人而或有時害人然殺人者非水火也人也害人者非鬼神也人也故寒暑雨暘五味之食天地養人之能事而人自失其調和則病源作焉故知鬼神德盛理一天地今之厲氣實非鬼神之作慝抑亦人自作孼耳然適因一人之作孼傳染浸廣積年不止無辜横罹殞歿性命不知其幾豈非天吏逸

德玉石俱焚乎予以凉德忝爲一國神人之主常懼有一物之不獲其所者況忍視吾民之橫罹夭扎乎玆命有司令於所在擇淨爲壇分遣朝臣祭以牲醴飯羹申之以丁寧之諭使爾開悟惟爾鬼神思以善繼善收霽乖憤之氣以布生生之本德　上旣通性理之學發爲文章操紙立書未嘗凝思又好趙子昂書法或於燈下臨之精妙入神得寸簡尺紙者如重千金善觀天文精於候氣預言雷動某時起某方後必驗然不以雜藝留意也

嘗謂經筵官曰近看近思錄所得頗多不似
少時讀書也又曰凡學愈講愈明今之學者
多有異同卿等爲予兩言之嘗曰男女飮食
之欲最切於人膏粱子弟多以此敗身予每
見諸弟諄諄戒諭未知從吾言否也○教曰
先代之後作賓王家古今通義也我朝革命
之初待王氏不古若者乃其時謀臣所爲非
太祖意也 太祖常以是疚懷 太宗每言
此事非 太祖意未嘗不痛恨於心時有告
王氏遺孽者羣議欲除之亟命釋遣以安其

生我 皇考亦悼此不置嘗欲求立其後而
未及焉夫以王氏五百年之祚而祀無其主
是豈 祖宗仁厚本意耶予以否德叨襲丕
基仰惟先志是繼欲得其裔依古作賓之義
尊其爵位俾承祀事以匹休我家尚慮王氏
之後隱在民間者猶未悉 祖宗之意疑懼
不出其中外官吏明布予懷悉心搜訪禮而
遣之使王氏之祀永有所依成我 列聖之
義意豈不偉歟於是得高麗顯宗遠孫於公
州賜名循禮名高麗歷代祠宇曰崇義殿以

循禮爲副使以奉其祀賜土田臧獲暨麻田
縣爲郡置教官教王氏子弟擇高麗名臣之
有功德於民者配享于廟○上命承政院曰
臨瀛患疾孚甚軫慮今聞差愈良用喜悅璆
素不治産今因疾病避寓他家其賜綿布三
百匹 上友愛甚篤以永膺大君琰 世宗
所鍾愛撫恤尤至四節衣服皆令尚衣院製
給恩寵絶異 世宗嘗欲盡以內帑珍寶賜
琰未果而薨及 上即位傾帑賜之悉輸其
第於是御府先世相傳之寶盡歸於琰矣哀

廣平君璵之早卒悼其子養于宮中衣服禮秩一如王子撫恤甚篤以下缺

國朝寶鑑卷之八

國朝寶鑑卷之九

端宗朝

端宗恭懿溫文純定安莊景順敦孝大王

諱[illegible]正統辛酉七月二十三日丁巳誕

降于東宮之資善堂在位三年在上王位

二年丁丑十月二十四日昇遐壽十七葬

莊陵在寧越

文宗大王二年壬申五月丙午十四日文宗

大王昇遐于景福宮之千秋殿 上卽位于

勤政門頒教中外 上 文宗元子 母顯

德王后權氏 世宗戊辰冊爲王世孫 文
宗臨御進冊王世子至是卽位時年十二歲
領議政皇甫仁左議政南智右議政金宗瑞
等受顧命輔佐集賢學士成三問朴彭年河
緯地申叔舟李塏柳誠源等受 世宗付托
左右協贊○六月司憲府啓曰今年之歉甚
於丙辰請分遣朝臣于諸道隨其便宜發倉
賑之來秋還斂以充義倉 上從之○命經
筵官進講家禮喪制○秋七月以雨澤未洽
命修溝洫理寃獄恤窮乏掩骼胔從政府之

言也○平安道大旱降香祝命觀察使守令
禱雨于岳瀆山川從禮曹啓也○九月葬
文宗大王于顯陵○左賛成鄭苯以海西穀
不登請减棘城役丁○上曰今秋使行絡繹
西路供億不貲宜停其役忠清民亦勞於陵
役瑞山城築並停○罷横城縣講武場以禽
獸之害穀也○冬十月擢朴彭年爲副提學
上以彭年學問精深每進講經筵多所發明
特加通政仍有是命○加中樞院事朴堧資
憲階堧精通音律受知　世宗制作鍾律使

一代之樂煥然可觀皆其力也至是特命加
階○以金泮為大司成成均生員郭琦等上
疏言前大司成金泮為師儒二十餘年誨人
不倦今雖年老請命還慶函丈用慰多士之
望 上從之復命依 文廟朝尹祥例賜米
二十斛時泮貧不能自資門人申叔舟李石
亨等常以米酒饋之○以前朝死節臣鄭夢
周配食王氏廟

癸酉元年夏四月親試儒生于慶會樓四書抽
籤五經從自願各講一書略通以上許赴策

試○教刑曹曰今當農月兩澤愆期慮有滯
獄傷和名災犯流罪以下囚人及重罪之證
佐連累者並皆保放又使馳驛移文于諸道
○琉球國王遣使獻土宜○城穩城咸興二
邑置羅暖茂山二堡○賜几杖于左議政金
宗瑞○樂學提調朴堧請印頒　世宗御製
樂譜以廣其傳　上可之○上御經筵知事
許詡奏曰昔周公謂伯禽曰不使大臣怨乎
不以蓋恐年少不聽大臣之言也近日大臣
所言雖不合於聖心宜更與三大臣可否然

後決之 上嘉納○秋七月 上御晝講講
論語至一言興邦一言喪邦 上問一言何
以至於興喪講官朴彭年對曰一言雖未必
遽興喪而著其興喪之幾則實在此也然一
言興邦其效遲一言喪邦其效速自古人君
樂聞直言則有過必改言動政事皆能合理
以至於興著惟其言而莫予違則面諛日進
政事之非用人之失無由得知以至於亡此
興喪之所由分也 上稱善○三道體察使
啓言康津縣界站串東萊縣石乙浦南海縣

錦山串皆周九十里土肥草饒宜於養馬請
築牧場從之○上名大臣皇甫仁金宗瑞鄭
苯等問可為大司憲者誰歟宗瑞等對曰宜
用思慮深長不喜紛擾者朴仲林其人也
上曰然遂以仲林為大司憲仲林彭年之父
也○集賢殿直提學元昊謝病歸鄉○冬十
月策靖難勳時權擥韓明澮等聲言領議政
皇甫仁左議政金宗瑞等黨附安平大君瑢
謀危宗社白 首陽大君世祖大王入告鋤除於
是瑢仁宗瑞及右議政鄭苯兵曹判書趙克

竄吏曹判書閔伸右賛成李穰等皆死遂命筞勲其文略曰叔父有周公之才之美又兼周公之大勲寡躬有成王之年之幼又值成王之多難寡躬以成王之責周公者責叔父叔父亦以周公之輔成王者輔寡躬乃以首陽大君為領議政揔治軍國重事○竄左叅賛許詡詡故領議政稠子也方靖難功臣之會宴詡獨食素曰朝廷元老盡死詡生亦足矣忍食肉乎仍泫然流涕於是為人所論竄謫死○以河緯地為左司諫成三問為右

司諫李塏為執義俞應孚為平安道都節制使○咸吉道都節制使李澄玉舉兵叛鍾城節制使鄭種判官鄭賁圍斬澄玉以獻命餘黨勿問○十一月 上御經筵檢討官梁誠之奏曰平安道長城之役雖罷而閭延茂昌虞芮等郡隔在江邊南道軍士越大嶺往戍入馬俱疲多賣田產逃入遼瀋今雖棄此三邑既有大江以限之則封疆固自如也乞撤三邑戍以慈城為界使休民固本焉 上遣雲城府院君朴從愚往審便否從愚亦如誠之

言遂命撤三邑○前執義河緯地上䟽略曰近日之變簡冊所罕或受遺輔政或叔父懿親皆與國同休戚而乃至於此往者無及論之何益夫天下之患莫大於人知而不敢言也使知之者皆得盡言而人主親自處置則何患不能防未然乎更始之初宜廣謀熟計毋或依違苟且毋曰何傷何害毋過於緩而失事機毋過於急而傷大體毋過於寬仁而朝綱弛毋過於嚴猛而國脉傷毋狃前功而貽後悔毋使主勢有拘束而成壅蔽更思履

霜苞桑之戒益強公室益嚴內治益杜權門
益絶朋附之漸凡有施為務合人心合典章
為長久無弊之圖毋使閭巷草野竊議也臣
抱病江湖遥望宸極不能進一策畫一計以
助惟新之治但日夜嗚咽流涕呼天地鬼神
黙自祝禱曰願今日任輔政者盡保傳之道
使聖體日康聖學日就速親萬機以副海東
百萬億赤子日夜顒顒之望內自掖庭外至
四境悉皆安帖無少動搖　太祖太宗世宗
文宗傳付之統永有磐石之安也　殿下亦

宜開張聰聽延納讜論恢弘志士之氣嚴防
未萌之欲明一心以照奸正一心以御邪親
骨鯁遠讒佞克濟艱難之運以慰 文宗皇
考之望不宜徒自謙抑曰予小子何敢也臣
受恩最深當此機會病不能陳力致節心思
錯亂不知所言 上命政院馳書緯地使之
俟病愈上來又下諭于慶尚道觀察使曰上
護軍河緯地今在善山得病卿可遣醫賫藥
往救且時致酒肉使得調保○十二月命自
今齋戒日停朝啓朝參○命户曹凡功臣賜

田之未滿者以軍資田給之

甲戌二年春正月大司憲權蹲上疏言前藝文提學尹祥當 殿下入學之時為博士 殿下所執贄而待以師禮者也曩以年老辭退于鄉宜特加恩數進秩拜官祥氣力尚健聰明不減令所在官敦諭起送復致國學教授儒生以彰 聖朝崇重師儒之美意疏下政府議重其老難致寢之祥醴泉人 文宗初致仕還鄉令所居官月致食物退老宰相致食物自此始○直集賢殿梁誠之纂皇極治

平圖以進曰臣歷考致治之方聖賢垂教之
言經史興亡之迹 祖宗經濟之法依皇極
方位作治平小圖以獻其綱一十有九其目
九十有一願揭座隅朝夕賜覽焉○命賜和
劑方捴急遺方鄉藥集成于咸吉道觀察使
請之也○三月 世宗實錄成○前大司成
金泮上疏言吾東僻在海外中國之書罕至
先師權近著禮記淺見錄羽翼聖經 太宗
時臣承命寫進即令鑄字所印賜近又著入
學圖開示理學淵源臣泮乃撰性理大全理

學提綱易象圖說四書章圖爲補說以進臣
之補說雖不足觀然於學者修己治人之方
未必無小補乞命刋行進講於經筵 上從
之○夏四月上 顯德王后尊號曰仁孝順
惠○歷代兵要成初 世宗使鄭麟趾兪孝
通李石亨等蒐輯歷代攻戰事蹟始自黃帝
迄于國朝附以先儒之論 首陽大君摠其
事至是書成上之命武舉幷試兵要○京畿
關東及三南饑命賜軍資倉陳穀二十三萬
斛以賑之○五月命勿禁各司藏氷時憲府

言古者大夫以上之家氷無不藏今國家氷
庫所藏有限頒賜不數非特喪祭不得用氷
將無以節陽氣之盛恐致愆伏之患自今依
古例大夫以上及各司能藏氷者勿禁從之
○秋七月祔 文宗大王顯德王后于宗廟
○故功臣妻年老者依致仕堂上官例月致
酒肉○命蠲全羅道冬栢油之貢○慶尚道
觀察使李崇之進琵琶左承旨朴彭年啓曰
方物外不得私獻禮也況 殿下冲年嗣位
崇之敢進玩好之物此雖細行恐累大德請

却之　上嘉納命自今諸道毋進玩好○八
月諭諸道觀察使曰行已者以孝悌節義為
重居官者以恬靜悃愊為重國家自　祖宗
朝教化涵育風俗歸厚官吏稱職求而用之
蓋多有人焉第在上不能甄別而旌異之爾
卿旣專一方黜陟之權宜擇孝子順孫義夫
節婦之特異者守令之公廉正直顯有功績
者具錄以聞予當擢用而奬焉○兩司請剪
除安平大君瑢之餘黨　上曰今奸黨永絕
更有言舊事者予必不赦其曉諭中外年未

滿十六及未嫁之妹勿令緣坐○上觀稼于西郊○初我國書籍闕宋史 世宗每令赴京者購之未得至是皇朝勅賜宋史 上告于文昭殿受百官賀○修報漏閣遵 世宗遺志也○九月戶曹請令各邑都會官廠蠶種分授諸邑使之養蠶考其勤慢以褒貶守令從之○諭咸吉道觀察使曰鍾城會寧諸邑野人因旱失農若有請糧者賜以米豆盡心救恤其酋長子弟中如有才行可宿衛者從其願以聞○命刊印高麗全史廣布中外

○諫官有忤旨者 上將罪之旋敎曰今罪
諫官恐塞言路優容言官 祖宗朝故事也
其赦之○冬十一月 上酌獻于文廟親策
士問以足食足兵之道○上臨紫薇堂見窓
欄太息曰此 世宗所御處也爲 世宗在
世吾之見愛豈其少乎仍泫然泣下左右皆
感涕○命文武百官團領胷背之制倣皇朝
儀章照品穿着仍賜宗宰七十二人緞各一
匹○敎諸道觀察使曰倉廩實然後士馬精
強士馬精強然後國家太平太平則安閒安

間而後民興禮義此國家之大政也今務要
更新舊弊一遵 祖宗憲章以圖萬世之永
利 先王有意於屯田竟未施行予欲廣置
屯田以備不虞諸邑諸鎮諸浦必有陳荒平
衍沃饒之地若守令勤儉節用用心屯田久
當見其成效然未能灼知利害欲聞卿布置
區畫卿其訪問計度以聞

乙亥 三年夏五月命停諸道別進獻○閏六月
乙卯 上禪位于 首陽大君○秋七月尊
上爲太上王上尊號曰恭懿溫文尊王妃宋

氏爲王大妃上尊號曰懿德

國朝寶鑑卷之九